

中國佛教史卷三

第十五章 華天之再興唐武周世之破佛

天台宗自天台、章安二代而後，氣勢不揚，傳習咸（法華）慧威（天宮）玄朗（左溪）三代，其間凡百年。自章安與觀二年入寂，以迄玄宗末年。天台宗頗衰微，及玄朗之弟子荆溪尊者（即湛然亦稱妙樂大師）出，宗風爲之一振，著作等身，天台遺風大爲顯揚，蓋在肅宗、代宗時也。

湛然，晉陵荆溪之儒家子也，年二十，入左溪玄朗之門，三十二歲始出家。據佛祖統紀所載：湛然『謂門弟子曰：道之難行也，我知之矣。古之至人，靜以觀其復，動以應其物，二俱不住，乃蹈乎大方。今之人，或蕩於空，或著於有，自病病他，道用不振，將欲取正，捨予誰歸？』遂慨然以天台再興自任。

當時禪宗盛行，一方對於其不變傳教觀，單偏於觀法，稱教外別傳，爲輕視智慧，加以非難，斥爲闍禪；一方排玄奘所傳之法相權教，闢一乘之幽旨；及華嚴之清涼大師，大爲華嚴吐氣時，又取對抗華嚴之態度，蓋荆溪著述甚多，皆恪遵天台之遺旨，發揮一念三千三諦圓融之玄理，可謂毫髮無遺憾矣。

今將荆溪著述之重要者列左：

法華玄義釋籤二十卷

摩訶止觀輔行傳弘決四十卷

止觀大意一卷

維摩廣疏記六卷

始終心要一卷

三觀義一卷

方等補闕儀一卷

法華文句記三十卷

摩訶止觀義例二卷

維摩略疏十卷

金剛鉅論一卷

摩訶止觀搜要記十卷

法華補助儀一卷

五百問論三卷

此外有涅槃後分疏（一卷）、觀心彌經記（一卷）、授菩薩戒文（一卷）、止觀文句（一卷）、華嚴骨目（一卷）諸書，今不存。尚有維摩略疏記（三卷），又再治章安涅槃經疏十五卷，文句止觀之科各六卷。

荆溪大師，爲天台重要之人；但天台大師創始，荆溪祖述，故其地位，當在天台大師之次。同時華嚴宗之清涼大師出，大振宗風；荆溪因與之對抗，遂加入天台宗從來

所無之分子；如清涼盛引起信論，供說明華嚴教義之用；荆溪亦引起信論，藉以解釋天台一念三千之理。其應用緣起的起信論之最著者，即金剛鐔是也。金剛鐔明涅槃佛性之義，其說無情有性之理曰：

子應知萬法是真如，由不變故；真如是萬法，由隨緣故；子信無情無佛性者，豈非萬法無真如耶？故萬法之稱，寧隔於纖塵；真如之體，何專於彼我？是則無有無波之水；未有不濕之波；在濕詎間於混澄；爲波自分於清濁；雖有清有濁，而一性無殊；縱造正造依，依理終無異轍；若許隨緣不變，後云無情有無，豈非自語相違耶？故知果地依正融通，並依衆生理本故也；此乃事理相對以說；若唯從理，只可云水本無波，必不得云波中無水；如迷東爲西，只可云東處無西，終不得云西處無東；若唯從迷說，則波無水名，西失東稱，情性合譬，思之可知；無情有無，例之可見。此說可視爲結論之文，即起信論之真如不變，隨緣二方面之說，以論無情物之有佛性與否者。若依不變隨緣之理，得以常住之真如，與變化無極之差別，萬法爲

一體；則一纖塵，亦不得謂爲非萬法；然則以真如在我爲有，在彼爲無，決無是理；例取起信論水波之譬，水與波爲一體，波有清濁之別，而其濕性則斷然無別。更就事理別論之：隨理而言，真如本體之上，元無情與非情之別；反之隨迷情而說，則有情與非情，區別歷然，於非情則疑爲無佛性，故從理則水原無波，從迷則波無水名，唯見萬波相起伏而已；以上爲其論旨大要。

（茲所言「子應知」云云，及「子信無情無佛性者」云云，子者，暗指華嚴之學者而言。）

觀以上論調，足知荆溪之用起信論，蓋爲對敵論者便宜上而設；此爲起信論適用於天台宗之始，然其與後世天台宗之影響，殊不少也。

（荆溪之前，天台大師之小止觀，及觀音別行玄義中，雖有引用起信論之處，但不甚重要。）

華嚴之清涼大師澄觀，與荆溪雖屬同時；以其年考之，則澄觀爲其後輩；蓋荆溪

以德宗建中三年入寂，年七十二歲。澄觀年纔四十六歲也。澄觀歿於憲宗元和年間，壽七十歲；此可謂爲唐代佛教振興之最後期也。

（但此歿年及年壽，係據高僧傳三集，在佛祖統記、佛祖通載、編年通論所載，則澄觀歿爲文宗開成三年，壽百有二歲。）

據高僧傳三集所載：澄觀於『乾元中，依潤州棲霞寺禮律師學相部律；本州依曇一隸習南山律，詣金陵玄壁法師傳關河三論，三論之盛於江表，觀之力也。大歷中，就瓦棺寺傳起信、涅槃；又於淮南法藏受海東起信疏義；却復天竺說法師門，溫習華嚴大經。七年，往剡溪，從成都慧量法師覆尋三論。十年，就蘇州，從湛然法師，習天台止觀、法華、維摩等經疏。……又謁牛頭山忠師、徑山欽師、洛陽無名師，咨決南宗禪法；復見慧雲禪師，了北宗玄理。』律則南山，相部，禪則南北二宗；其他三論、天台、起信、涅槃，無不通曉；又曰：『解從上智，性自天然。』實非虛譽也。又曰：『習經、傳、子、史、小學，蒼雅、天竺悉彙，諸部異執，四圓、五明、祕咒儀軌，至於篇頌筆語書蹤，一皆博綜，多能之性，自

天縱之。』由此觀之其博習多才可知矣。至其本宗華嚴則受自錢塘天竺寺之法說；所著四百餘卷；茲舉其重要者列左：

華嚴經疏六十卷

華嚴經疏演義鈔三十卷

普賢行願品別行疏一卷

大華嚴經略策一卷

入法界品十八問答一卷

三聖圓融觀門一卷

華嚴經隨疏演義鈔九十卷

華嚴法界玄鏡二卷

華嚴經綱要三卷

新譯華嚴經七處九會頌一卷

華嚴心要一卷

華嚴玄談九卷

此外尚著有法華、楞伽、中觀論等疏。清涼亦如賢首之參與八十華嚴之翻譯，曾列般若三藏四十華嚴譯場。般若三藏，梵名般刺若，華言智慧，北天竺境迦畢試國人，遊學中天竺、南天竺，以德宗建中四年來華。貞元十一年，烏茶國今阿利羅地方王獻華嚴經；此當前譯六十八十二經之輪孤獨國會之入法界品，華嚴全部梵本，凡六夾十萬偈。八十華嚴爲第二夾終。此四十華嚴爲第三夾。凡一萬六千七百偈。見貞元釋教錄。般若三藏奉詔翻譯，宣梵文；天官寺廣濟爲譯語；西明寺圓照充筆受之任；保壽寺智柔、智通、迴綴；正覺寺道弘、章敬寺鑒靈潤文；大覺寺道章證義；千禮寺大道證禪義；千福寺靈遠及清涼爲之詳定。

般若三藏所譯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十卷，乃般若三藏與景淨所合譯者；景淨者，大秦寺僧，即來華傳景教（耶穌教）之人也。初般若來華，遇其親戚羅好心、好心大喜，請譯經；般若不明華語及波斯語，景淨不知梵文，亦不解佛教，自難

成完全之譯本。譯成，獻於朝廷；德宗見其不全，不許流行；命就西明寺重譯。般若三藏宣釋梵本，沙門利言譯語，圓照（西明寺）筆受；道液、良秀、圓照（莊嚴寺）並潤文；應真、超悟、道岸、誓空，並同證義。佛耶二教之僧，共譯佛經，堪發一嘆。今舉貞元錄之文於下：其文曰：『好心既信重三寶，請譯佛經；乃與大秦寺波斯僧景淨依胡本六波羅蜜經，譯成七卷；時爲般若，若不爛胡語，復未解唐言；景淨不識梵文，復未明釋教；雖稱傳譯，未獲半珠。圖竊虛名，匪爲福利。錄表聞奏，意望流行；聖上濬哲文明，允恭釋典；察其所譯，理昧辭疎；且夫釋氏伽藍，大秦僧寺；居止旣別，行法全乖；景淨應傳彌尸訶教，沙門釋子弘闡佛經；欲使教法區分，人無濫涉；正邪異類，涇渭殊流；若網在綱，有條不紊；天人攸仰，四衆知歸。』又曰：『就西明寺重更翻譯訖，聞奏。』按文中彌尸訶教，即耶穌教；彌尸訶原文爲 *Messiah*。華嚴宗自法藏滅後，以迄澄觀，凡六七十年間，除慧苑背師說立異議外，無可觀者；實爲華嚴之暗黑時代。澄觀在華嚴宗之位置，與荆溪之在天台相似；其以一宗再

與祖述師說爲己任；二人亦相似。唯澄觀於振興本宗之外，兼排慧苑之異義，力復法藏本旨；頗受當時禪宗之影響；終至其弟子宗密，倡爲教禪一致論；其意雖謀發揮法藏之說，而與法藏本旨大異矣。

慧苑之刊定記謂澄觀五教，不過在天台之四教中，加以頓教而已。其言曰：

此五，大都影響天台，唯加頓教令別爾；然以天台呼小乘三藏教，名謬濫故，直目名小乘教；通教但被初根，故名初教；別教被於熟機，故名終教；圓教之名依舊也。其意以爲小乘、大乘始教、終教、圓教，與天台之三藏教、大乘通教、別教、圓教相同；法藏不過加頓教爲五教；此舉殊乏意義。何則？法藏之頓教，乃指口不得言心不得慮之絕對真理，實是理而非教；不可與能說之教小、始、終、圓視同一律；若亦得謂之教，則大乘佛教之極致，皆不得不謂爲頓教；此慧苑所以不滿於五教，而別立四種教之判釋也。（四種教，載在第十三章之（二））

慧苑與其師法藏意見相歧之處，以四種教之判釋，及兩重十玄緣起說，爲最重

要。澄觀斥爲異論，而迴復法藏之說，以示絕對之理爲頓教，非常神妙；成立五教之判釋；至於天台四教與法藏五教相同之處，澄觀亦與慧苑同其意見；其相異之處，惟在立頓教與否之點耳。澄觀華嚴玄談曰：『若全同天台，何以別立？有少異故，所以加之。天台四教，皆有絕言；四教分之，故不立頓。賢首意云：天台四教絕言，並令亡詮會旨；今欲頓詮言絕之理，別爲一類之機。』其所主張，以爲華嚴之五教，大體同天台之四教；所以於天台外爲此說者，因天台不別說頓教，而法藏則爲一類離念之機而說之也。至澄觀即以禪宗當此頓教，故以五教爲合理。實際上頓教今尙流行也。澄觀對於兩重十玄之意見，若欲詳敘，恐近煩瑣，今略之。

法藏所言頓教爲何？應略加說明；蓋當法藏時代，尙未置禪宗於眼中，故禪爲頓教，未及考慮。及澄觀標出禪爲頓教，華嚴與禪，始相接近。澄觀論同別二教，以配五教，茲示之於左：

別教小乘（四阿含經等）

小乘

同教三乘（解深密經等）

大乘始教

同教一乘（法華經等）

大乘終教

大乘頓教（禪宗）

別教一乘（華嚴經）

大乘圓教

此以禪宗爲同教一乘之極致；反之則降天台宗爲終教之位置；即爲對抗荆溪所唱之天台也。

加之澄觀仿天台亦唱性惡不斷之說。性惡不斷說，雖爲天台之特色；然善惡之體非二：一方見爲善，則他方見爲惡；雖佛亦非能斷性惡；闡提亦非失性善。澄觀借天台立說：乃據起信論之平等差別一而二二而一之性相融會論，謂真如與萬法，真妄合一；故一方見之爲真，他方見之爲妄，真妄二者，根本相同，離真無妄，故真不可斷，則妄亦無盡；此即六十華嚴經所謂『心佛及衆生，是三無差別』八十華嚴經所謂『應如佛與心，體性皆無盡』是也。證嚴參照此六十八十兩譯之文，合而詳言之，可謂爲『心佛與衆生，體性皆無盡』也。謂

心佛衆生之體性無盡，則如來亦可謂爲性惡不斷也。於是澄觀一方揚禪以抑天台，一方又用天台之理，以與天台對抗。

真諦所譯大乘起信論，本爲示阿賴耶緣起說一派之論。因與玄奘所傳之說遠異，故法藏大師，却稱揚起信論以對抗玄奘。謂玄奘所傳之說，僅大乘始教，說真如與萬法一體不離之關係，未爲徹底，而起信論論平等差別一體不二，大乘教之真理，至是始盡其底蘊，故以之爲大乘終教，而置於玄奘所傳法相宗之上。蓋法藏雖以華嚴自立，而三論宗或真諦宗，凡可爲玄奘法相宗對抗之武器者，皆助勢力，而置之法相宗之上，以期壓抑法相宗；而以華嚴居最高位置，以示自己之立足地位。故法藏著起信論義記，全與著三論宗之十二門宗致義記，用意相同，凡以爲對抗法相宗之具耳。法藏著義記以前，雖有註起信論者，但法藏註解，備極周詳，使前此不爲人所重之起信論，促起學者之研究。至荆溪澄觀時代，澄觀更盛用之，以性相融會差別平等不二一體之說，爲性惡不斷論之一依據。終

更揚法藏所判大乘終教之起信論，使儕於圓教之列，遂爲證明教禪一致之根據；至宗密而達乎其極。荆溪則用起信論以說明自家之教義。於是起信論位置在佛教教義史上，大爲重要，但此與起信論自身之教義無關也。

澄觀之弟子宗密，本傳荷澤禪，後乃隨澄觀學華嚴，著述甚多，比於澄觀，更進一步，而唱禪與華嚴一致之說；於其所著中，發揮盡致；其專說禪教一致論者，禪源諸詮集是也。今將其著述之重要者，列之於左：

新華嚴合經論四十卷

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二卷

禪源諸詮集都序四卷

普賢行願品別行疏鈔九卷

圓覺經大疏鈔二十六卷

四分律疏五卷

孟蘭盆經疏二卷

註華嚴法界觀門一卷

原人論一卷

圓覺經大疏十二卷

華嚴心要註一卷

鈔懸談二卷

高僧傳三集載其著書『凡二百許卷，圖六面，』今多不傳。

今由禪源諸詮集以述其禪教一致論之要旨；蓋宗密立禪，區分三種：（此三種禪，已述於禪宗項下。）而謂與之相應之教，亦有三種：茲將禪教之配置述之於左。

教

一、密意依性說相教

二、說斷惑滅苦樂教（小乘教）

三、將識破境教（唯識宗）

一、息妄修心宗

二、密意破相顯性教（三論宗）

二、泯絕無寄宗 禪

三、顯示真心卽性教（實大乘教）

三、直顯心性宗

宗密之唱禪教一致也，以起信論爲根本，取起信論衆生心、迷悟、染淨、世間出世間之法，皆由此一心而生之說，而謂禪宗目的，亦在顯心，教之目的，亦在一心，其說蓋悉本諸澄觀者也。

世傳華嚴五祖，以杜順和尚爲初祖，華雲和尚（智儼）爲二祖，賢首國師爲三祖，澄觀國師爲四祖，圭峰（宗密）大師即五祖也。自華雲至圭峰，皆名震朝野，唐太宗以至文宗，咸賜封號焉。

華嚴宗自宗密以後，繼承其緒者，比諸天台宗著名之人較少，天台則荆溪以後，有道邃、行滿諸師。日本之傳教大師，即受教於道邃、行滿，實爲日本天台宗之始。未幾遭唐武會昌之難，除禪宗外，諸宗殆皆廢滅，此所謂三武法難之一也。

茲就唐武宗會昌法難略述之，以示唐代佛教之歸結，並言唐代道佛二教之關係。唐初佛教已臻隆盛，但道教受朝廷保護尤篤，且太宗以降，領土擴張，遠通異域，外國諸教，向未傳入中國者，如景教、耶穌教之一派。回教、波斯祆教（火教）末尼教等，皆相

繼而入，稱爲新宗教。當是時，本國儒教，深入人心，自無待言；道教見異教紛至沓來，常以該教爲產自中土，時與外來佛教爭衡，加之唐帝李姓，謂老子爲其先祖，故累代極護道教，終唐之世二百餘年間，二教衝突，未之或息。

高祖武德四年，道士太史令傅奕，上書十一條，論寺塔僧尼之多，爲國家害，請減省之。又著高識傳，詳列古來排斥佛教諸人，自武德之初，迄貞觀十四年，凡二十餘年間，極力排佛者，皆認爲道教之功臣。自是道士中持排佛論者續出；高祖時，李仲卿著十異九迷論；劉進喜著顯正論；輔翼傳奕從事排佛。太宗貞觀十一年，洛陽道士與僧侶辯論結果，道士奏之天子，天子下詔，改儒佛道三教席次，凡有儀式，道士、女道士列於僧尼之前。貞觀二十一年，至命玄奘、三藏、與道士蔡晃、成英等三十餘人，集五通觀，譯老子爲梵語，以弘西域。

當是時，護持佛教與道士抗辯者，以慧淨、法琳、智實三人爲最著名；傅奕上書十一條時，朝廷召僧徒詰問，法琳進而辯之。高祖不僅欲限制僧尼，兼欲淘汰道士等，傳